

第二十九章 拋詩砸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刷刷刷刷！”無數道目光射向範閑的身上，他靦腆的一笑，拱了拱手，沒有紮個花頭巾冒充藝術家，畢竟他是範閑，不是範偉。

世子看著他這模樣，險些笑了出來，範家小姐說的那些話，他是不會信的，一個十歲的少年或許真能寫出好詩，但像這種小心翼翼拿捏分寸的進謁詩，應該不會寫，他估計是範閑昨天夜裏寫好了，今天才故意讓範若若拿出來，好在詩會上一舉驚人。

他並不反感這些，反而覺得有些有趣，像範閑這樣看上去十分灑脫的人物，居然也會寫出這種詩來。範閑並不知道靖王世子在想些什麼，隻知道這首前世孟浩然拍張九齡馬屁的詩，比場中這些人的水平還是要高那麼一點點，所以他就很滿足了，至少這滿足了父親大人的交待。

郭保坤看著場間眾人的眼光，心頭大怒，萬萬想不到這個“繡花枕頭”居然還有這樣一首保命之詩，他不肯善罷甘休，冷笑說道：“不知範兄還有何佳篇？畢竟這是您...十歲時的大作。”

話中的意思，明顯不相信這首詩是他自己寫的。

範閑心裏歎了口氣，心想為什麼總有人喜歡逼自己做這些事情呢？說起作詩作詞，在這個世界上，還會有誰是自己的對手？畢竟自己是李杜蘇三神附體，五千年詩力加持的怪物，微笑應道：“我向來不做命題作文的。”

郭保坤看他有恃無恐的模樣，咬咬牙道：“那請範兄隨意作首，讓諸位京都才子也見識見識。”

範閑皺皺眉，冷冷地看了這個討厭的家夥一眼，然後拋下了一首詩，起身便離開了花園，在王府下人的帶領下，上茅廁去也。

此詩一出，擲地有聲，全園皆驚，落花流水，橫掃千軍。

一陣喝彩之後，眾人兀自品味著其中滋味，郭保坤的臉上也是青一塊白一塊，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世子此時再也顧不得手中扇子該如何拿才不會中了範閑風骨之評，啪的一聲合上扇子，吟誦道：

“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大江滾滾來。萬裏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”

...

“哀、清、無邊、不盡、萬裏、秋、客，百年、病、獨、千古憂愁，盡在濁酒一杯！好詩，好詩！”世子大聲讚歎，忽然想到自己那位外表悠閑，實則心頭苦悶的父親，不知怎的，竟是心中一酸，複又一戚，搖頭良久無語。

隻是許久之後，他才醒過神來，你範閑小小年紀，雖然身世淒苦，又怎能說雪鬢多病？這真真是不可解，完全說不通，。但眾人猶自沉浸在詩句氣氛之中，看著夕陽西下，不論達者還是寒門，都生出些許人生無常，悲感常在之感。所以眾人無意間，將範閑的人生經歷與這詩中的沉重絲毫不協之事，完全忘記。

也沒有人懷疑是他人代筆，畢竟這首詩，非詩壇一代大家斷然做不出來，若是一代大家，便是為天子代筆也不願做，更何況是範家一小兒。

“有這一首詩，範公子今後就算再不寫詩，也無所謂了。”靖王世子歎息道。湖畔才子們各自默然，知道今日自己是無論如何再也作不出更好的句子來，所以整個詩會就因為範閑的這首詩而陷入了沉默之中，卻沒有發現作者早就溜走了

—

其實這首詩並不合景，也不合時，但範閑實在是憋急了，所以趕緊背了一首打擊完敵人了事。憋急了，一方麵是說被那個叫郭保坤的小混帳給憋急了，另一方，是他真的有些急，先前無聊，喝的酒水稍微多了一些。

提著褲子從茅房裏出來，他十分舒服地歎了口氣，係好了褲帶，從下人的手上接過毛巾，擦了擦手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忽然看見有一片苗圃生的十分喜人，嫩綠的葉子，碎碎的小花，在高樹之下，暮光之中，透著一股子生機。

範閑回身問那下人，可不可以去逛逛。下人當然知道這位是範府的大爺，那範家小姐和思轍少爺向來在王府裏是隨意走動的，自然不會說個不字，恭敬地回答道，沒有問題。

範閑有些高興，將下人遣走，自己走進那方苗圃，隨意觀看著，發現這圃園裏倒沒有種一般大戶人家喜歡的奇花異草，反而是種了許多自己都叫不出名字的植物，看模樣都粗拙的很，應該是些野菜或者農作物。

他有些好奇，這靖王爺家裏真是與眾不同，居然種這麼些東西。

在園子裏隨意走著，天光其實還是很亮，隻不過頭頂上有樹木遮蔽，所以顯得比較幽靜，可以聽見頭頂鳥兒歸巢時的歡快鳴叫，身邊全是綠綠的顏色，很是舒服。範閑得以擺脫那個很無趣的詩會，大覺快意，哼著小曲往深裏走去，一麵走一麵笑著想道：“不會像段譽一樣，碰見個仙女姐姐吧？”

“你是誰？”

一個人從植物叢裏站了起來，很好奇地看著範閑。

...

範閑一驚，心想憑自己的耳力，居然走到這麼近才發現對方，如果對方是個殺手，那自己一定完蛋了，這才發現自己入京之後，警惕性似乎減少了很多。

他看著眼前這人，自嘲一笑。

對方當然不可能是王語嫣，也不可能是自己念念不忘的白衣女子，而是一位四五十歲年紀的花農，手裏拿著鋤頭，腳邊放著泥筐，麵相中正，眸子裏的神情微有慌亂，想來是見著範閑的衣著打扮，有些敬畏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對著花農拱手一禮道：“驚著老人家了，我是王府的客人，順路走到這裏來，看這片圃園收拾的極好，所以逛一逛。”

老花農將手在衣服上擦了兩下，似乎不知道該如何行禮，聽見他稱讚這片園子收拾的好，有些憨厚地笑了起來。

（詩會就此結束，可能會覺得不夠刺激，但是如果枝脈太多的話，會有拖稿注水的嫌疑，所以就這樣吧，當然，餘波在後麵。）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